

回归伊甸园——生态整体主义视野中的《秘密花园》

李楠

(河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摘要: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是目前困扰人类最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也是许多生态作品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伯内特这位卓有成就的美国儿童文学作家在其经典作品《秘密花园》中通过描写伊甸园的“失落——追寻——回归”和人的“流浪——救赎——复兴”历程,向人们阐释了深刻的生态思想。从整体生态主义出发,探寻伊甸园的“失落”和人的“流浪”根源,寻求伊甸园的“回归”和人的“复兴”或许是对当今经济科技主导一切的反拨与反思。

关键词:伯内特;秘密花园;伊甸园;人类中心;整体生态

中图分类号: I712.0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10)01-0078-04

生态文学往往强调作家的童年生活对其今后的艺术创作的影响,美国儿童文学作家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的文学成就正是得益于自然生态对其童年心灵的熏陶濡染。伯内特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自幼就热衷园艺,三岁时祖母就送她一本儿童识字课本《小花》,少年时代的她更是时常在小树林中写作。伯内特一生热爱写作、笔耕不辍,其作品包括43部小说(其中儿童小说20部)、11部短篇故事集、12部剧本(其中儿童剧本3部)与3部杂文集。这些文学作品,特别是其中的儿童文学作品使她后半生名利双收,成为享誉世界的小说家和剧作家。

伯内特的儿童文学作品主要描写小主人公逆境中的成长,但其意义并不限于对儿童行为的证实或是道德寓言。使伯内特跻身本世纪最重要作家之列的作品应为其经典儿童小说《秘密花园》。此书1911年一经问世就立即畅销,此后90多年间再版无数。在牛津版的《秘密花园》序言里,美国作家安丽森·卢瑞(Alison Lurie)指出,这部小说显然包含了20世纪西方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几个重要主题,其中之一就是神秘主义。评论家菲yllis·比克斯勒(Phyllis Bixler)也指出,T·S·艾略特和D·H·劳伦斯的作品明显受到了《秘密花园》中神秘主义的影响^[1]。另外,女性主义批评家们也重新解读了《秘密花园》,认为它写出了女性对属于自己的空间的渴求,并展示了女性的创造力。

伯内特在《秘密花园》中主要阐释了自然生态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作用。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特

别是西方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人类逐渐变得狂妄,以自然的征服者和统治者自居,一方面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却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尤其在后工业化时代,科学技术已高度发达,自然生态和人的生存却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东西方的冲突、核武器的威胁、人口膨胀、恐怖主义、环境污染、温室效应、资源耗竭、物种衰绝、瘟疫流行……在当今生态问题全球化依然严峻的时代,人类应当反思自己的行为所付出的代价,充分认识过度的科技发展或许会毁坏自然生态,而不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只有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我们才有幸福的家园。因此,伯内特的《秘密花园》给我们点亮了一盏航灯,引导着人们回归“伊甸园”的旅程。

深受美国作家爱默生的名篇《论自然》的影响,伯内特对自然的神秘力量极为推崇,她笔下的“秘密花园”就仿似《圣经》中的“伊甸园”,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乐园。人与自然的关系包含两个高低不同的层次。低的层次就是人类对自然的主宰和剥夺,人与其他生物为敌,这是人类原罪的代价;高的层次则是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的生活,人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2]。而人类长久以来的愿望和努力的方向,就是回到伊甸园生活。作品《秘密花园》向读者阐释了深刻的生态思想,人只不过是地球生态圈中的一分子,应与万物休戚相关、相互依存,以改变生态“他者”的身份和“边缘”的地位,帮助读者思想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变到生态整体主义,强调保护和回馈自然的责任。

一、伊甸园的失落和人的流浪

伊甸园作为《圣经》的一个起源神话,意义格外宽泛。它解释了植物、男人、动物、女人的创造,语言的起源,历史的开端,文化的必然等。在西方文学传统中,伊甸园作为第一个和谐统一的生态系统,是人类最初生活的幸福家园。人类祖先亚当、夏娃在犯了原罪后遭到驱逐,从此失去了乐园。他们被逐出伊甸园,漂泊于罪恶与赎罪之路,这因原罪而导致的家园离失进而演化为人类存在的一种基本模式——负罪而行的流浪。流浪是人类从诞生之日起与生俱来的命运,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

自人类失去伊甸园,踏上流浪之旅开始,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秘密花园》通过主人公玛丽的切身经历艺术地再现了这种变化。在小说中,玛丽是位出生于印度的英国小姑娘,由于父母从玛丽出生起就各自忙碌,甚少关怀过她,所以玛丽从未体验过爱和家的温暖,总感觉自己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可以说玛丽自出生起就失去了她的乐园。在她10岁时一场瘟疫夺走了她的双亲,她被送至姑父克兰文先生在英国约克郡的米塞尔斯威特庄园,开始了她的流浪之旅。在米塞尔斯威特庄园中,玛丽最初并没有找到对于家园的归属感,依旧行进在失去乐园的流浪之旅中。她脾气坏、身体羸弱,对人颐使气指,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刚来到这里,她就明确表现出对荒原“牧尔”的厌恶,觉得它光秃秃的,甚为讨厌。后来她还得知这儿有一个封闭的花园,十年都没有人进去过。紧闭的房子、光秃秃的牧尔和废弃的花园让这个坏脾气的小女孩觉得来到这里是自己这辈子最烦心的事,她感觉孤单、感觉疏离。可以看出,由于失去家园、失去乐园,玛丽对于自然的态度是被动消极的,她与自然对立,对大自然漠不关心。

玛丽的境遇告诉我们,失去乐园意味着失去了和谐统一的生态系统,人与自然开始对立,对自然采取或漠视或敌对的态度,承受着远离自然后身心受创的代价。伯内特在这里充分表达出她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人不能以自然的主人自居,只关心自己,与自然对立。

生态思潮的发起人、杰出的生态思想家和生态文学家卡森最早对《圣经》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发起直接批判。在卡森看来,“基督教教义把人当作自然之中心的观念统治了我们的思想,人类将自己视为地球上所有物质的主宰,认为地球上的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动物、植物和矿物——甚至连地球本身都是专门为人类创造的”^{[3] 137-138}。这一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使人类拥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认为

自己是整个世界的主导者,于是自然而然地成就了人类征服自然、统治自然的地位。与之相对照的是,自然生态则被排挤到了边缘地带,不得不扮演一种相对于人类主导者的“他者”的角色。美国史学家林恩·怀特在他的被誉为“生态批评的里程碑”的名篇《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里也认为:“按照犹太——基督教的一神论传统,只有上帝是神圣的,大自然并非神圣不可侵犯,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而造,被上帝赋予了制宰自然的权利,其他生物是为人而造,人可以任意对待自然,甚至运用所领受的生杀大权对自然随意宰割。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3] 201}。这种文化根源不仅确立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而且还赋予了人类出于自己的目的肆意掠夺、统治自然的神圣权利。于是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支配下,人的生存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难题,人类正在一步步走向毁灭。美国生态思想史家唐纳德·沃斯特认为,生态思想自18世纪以来一直贯穿着两种对立的自然观,一种是阿卡狄亚式的(Arcadia),另一种是帝国式的(Imperial)。前者以生命为中心,极富田园色彩,对自然平等以待,尊重且热爱她;后者以人类为中心,宣扬人类完全掌控自然,视自然为人类开发和利用的原料仓库^[4]。《圣经》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就是帝国式的自然观,最终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也必将进一步造成人类的生存危机。人类能否在“阿卡狄亚”与“帝国”的迷惘间找到一条出路,遂成为人类走向未来,回归幸福家园的当务之急。

二、伊甸园的“追寻”和人的“救赎”

失去伊甸园后,人类背负着原罪开始了他们的流浪之旅,在通往死亡的陌路上展开了他们的苦难人生,承受着远离和谐生态后身心受创的双重代价。因此,人类长久以来的愿望和努力的方向就是追寻伊甸园,重新回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系统。但由于背负着原罪,人类想要回归伊甸园就必须进行救赎,于是继流浪之旅后,人类走上了救赎之路。因而对伊甸园的追寻和人的救赎也就成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永恒主题。

在《秘密花园》中,玛丽也在走自己的“救赎”之路去寻找乐园。由于最初对自然抱着敌对、漠视、厌恶的态度,玛丽没有与其生活的自然环境形成一种和谐健康的关系,她的身体是瘦弱的,心灵是与人疏离的。后来在她的女仆玛莎的帮助下,她开始认识自然、领悟生活,逐渐了解到自然对于人的健康生活的意义。于是玛丽开始在“牧尔”草原上快乐地玩耍,并对那个封闭荒芜的秘密花园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她与知更鸟做了好朋友,并在它的引领下找到了秘密花园。面对荒芜沉睡中的花园,玛丽决定把它唤醒。她每天都在花园中辛勤劳作,试图使秘密花园重现生机。此时,玛丽已在追寻伊甸园的过程中进行自我救赎了。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漠视、厌恶自然,转变了自己优越于自然的思想。通过每天在秘密花园中的辛勤劳动,玛丽在一步步地将自然从边缘位置推向自己内心的中心地带。她再也不是自然的统治者了,而自然也不再扮演“他者”的角色了,她与自然成了亲密的好朋友。

秘密花园是伊甸园的象征,是自然的象征,是一个没有漠视、对立、利用,只有真善美的乐土。因此,发现秘密花园并唤醒花园的过程就是人追寻伊甸园进行自我救赎的旅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开始全面地认识自然,重新检讨自己对于自然的态度。因此,从小主人公玛丽的身上可以看出作者在对人类中心主义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人类生存困境的解决之道就是重建伊甸园,人融入自然之中,从大自然中汲取力量,治疗身体和心灵的创伤。

人类追寻伊甸园以回归和谐生态环境,就像《荒原》中武士们寻找圣杯、医治渔王使大地复苏一样,都是为了找寻一条出路。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找到出路?经历过洪水后,如今的诺亚方舟已是危机四伏。这一原本象征希望与和谐的方舟,这一人类早期的避难家园已在人类毁灭环境建立“文明”的历史长河中面目全非了。大洪水虽是摧毁一切邪恶与污秽力量的源泉,但同时也是重塑新生命的契机。是否还要再来一场大洪水以毁灭整个人类为代价来拯救世界呢?面对千疮百孔的诺亚方舟,人们不断追问我们究竟错在哪里。卡森认为,最主要的根源是支配了人类意识和行为达数千年之久的人类中心主义。而在唐纳德·沃斯特看来:“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5]”。面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许多生态学者试图从宗教探寻解决途径以推动文化变革。其中,“绿色东方主义”尝试重新解读亚洲宗教传统,并提出其中的生态智慧,例如重视人与自然的合一、在宗教修行中主张不杀生、强调对一切众生的悲悯等^[6]。还有一些生态神学家则提出以宗教对话为进路,尝试吸收别的宗教(如佛教)的思想,去建构基督教的生态神学,提出一种不是以人为中心,而是以生命为中心的伦理与灵性生活。彻底的深度生态学的

观点,是带有一种对大自然近乎宗教性的情怀,以大自然为神圣,对大自然采取尊敬、亲爱与信赖的态度。中国的宗教传统则是强调顺应自然、与天地万物成为一体,中国佛教中草木皆有佛性的教理,就与深度生态学有颇多相通之处。当前,面对岌岌可危的诺亚方舟,人类是时候展开行动了。只有人们意识到要转变自身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积极推动文化变革,才能进行自我救赎,回归乐园。

三、伊甸园的回归和人的复兴

在失去了乐园的流浪之旅中,人类背负着原罪的十字架痛苦地在尘世中寻找出路,直到找到了一条救赎之路。在自我救赎的进程中,人类重新检视了自己帝国式的自然观进而批判并纠正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把生态由“边缘”的位置、“他者”的角色置换到“中心”的地位、“主体”的身份,以期能够早日回归伊甸园,达到整个人类的复兴。

在《秘密花园》中,玛丽重新确立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她开始爱护自然,尊重自然。通过每日在秘密花园中辛勤劳动,她在唤醒花园的同时也唤醒了沉睡在自己心灵深处的爱与关怀。她开始热爱自然、热爱生活,渐渐地玛丽瘦弱的身体变得强壮了,孤单疏离的心境也得到了自然与爱的灌溉。在百花盛开重现生机的秘密花园中,玛丽达到了身心双重健康,从此与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伯内特为玛丽安排的结局:玛丽回归了自己的伊甸园并获得了个人的复兴。这个结局也同时展现了作者本人的生态自然观——生态整体主义。

当代生态批评学者认为,生态危机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主导下的人类主宰地位的危机,人类文化的危机,发展模式的危机和体制的危机。要缓解和消除生态危机及所有物种的生存危机,人类——作为地球生态危机的酿造者和责任者——必须跳出自我中心这个局限,努力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去思考问题,并以这样的思考约束自己的生活和发展的。于是他们提出了生态整体主义,其核心思想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7]。

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强烈拒斥人类中心主义的片面主体论,迫使人从宰制地位退位,成为万物的一支,成为大地共同体平等的一员。该思想有利于人们转变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在面临生存困境时找到一条出路,获得人类复兴。当人们开始正视自身的

错误,投身于毁坏后的建设时,人们惊喜地发现一些被人类文明的齿轮运转产生的喧嚣声所淹没的声音。早在《瓦尔登湖》里,梭罗就以其亲身经历用简洁的笔墨为人们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景象,把“生态文学”的观念深深地烙刻在读者心中。著名的生态哲学家纳什认为“生态作家在其作品中大都弥漫着这样一种观念:自然不是为人存在的,不是为了向人类生活提供支持而存在的,不是为了人类的欢愉而存在的。自然的价值在于其自身,全在其自身”^{[3][20]}。生态作家通过文本大声疾呼,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不该是征服与掠夺,而应是尊重与爱护。人类应该放弃其自然的征服者、主导者的身份,应摒弃原有的帝国式自然观,转变为阿卡狄亚式自然观,应从生态整体考虑,秉持人与其他所有物种都是平等而和谐的观点。唯有如此,天地万物才能达到平等互利,和谐相处于同一个生态系统中;人类也才能够重建方舟,回归乐园,达到人类复兴。

面对人类生存的现实困境,一些生态思想家提出了责任原理,即人类作为这个地球上最有智能、最有力量、受益最大、权力最大同时也是破坏性最大的物种,必须对所有生物的生存和整个地球的存在负起责任。人类必须将自己置身于自然万物大系统之中,进而对整个系统以及系统内部各种关系的和谐、平衡负责^[8]。这部小说正是对这种责任发出召唤。小玛丽自发现秘密花园后,就一直不停地每天在花园里积极劳作,看到种子发芽,花朵绽放,绿树成荫,她也感觉自己与它们一起成长,感到自己对它们、对整个花园都负有责任。在伯内特看来,回归伊甸园即意味着人回到了与自然和谐统一平等共处的生态系统,人对自然是尊重和爱护的,人与自然是互惠互利互相关爱的,而且人作为生物的一分子要对所有生命负责,作为自然的一分子要对整个地球家园负责。伯内特本人对生态整体主义极为认同与赞誉,秉持人与自然的关系应是和谐平等的观点。她认为人类不该是自然的敌人,而应是自然的朋友和亲人;人不仅要关心人,还要关心所有动物、植物,关心所有生命,关心生态整体;人们必须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来衡量自己,约束自己的行动,这样才能从自然生态中获得力量达到身心健康。于是在小说的结尾处,秘密花园重现生机,开满了鲜花。在这个美丽的人间伊甸园中,主人公的生存困境得到了解决,身心恢复了健康,达到了人的复兴。

四、结 语

伯内特是一位具有生态思想的作家,其作品《秘密花园》向人们阐释了深刻的生态思想,向人们召

示,自然生态是地球的生命,是各类生命体共有的家园。

近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为了满足自己膨胀的需求,无休止地对自然生态资源进行挖掘、开采、掠夺,乃至战争,极大地破坏生态系统,致使自然生态恶劣、地球气候变暖、江河湖泊水质恶化、植被破坏、土地沙化等。这种只重利用自然生态、不重保护、建设自然生态的贪婪行为必将导致自然生态走向毁灭,使人类失去幸福家园。我们需要科学,需要富含生态思想的科学。在这种科学的指引下,人们一方面要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另一方面要尊重生态、重建生态、树立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人类的观念,焕发出生态科技的魅力。

今日我们所倡导的回归生态伊甸园,并非一种美好的憧憬或感伤的情绪,而是切实地重返生态整体之中,重新确认人类在生态整体中的正确位置,恢复和充裕自然整体以及整体中的各个其他组成部分的和谐、稳定、相依相存的密切关系^[9]。《秘密花园》给我们展示了人类追寻生态伊甸园的梦想,表达出作者对于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的反思与关切,并试图唤醒我们的自我意识,以构建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生活方式,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没有破坏,没有占有,有的只是欣赏和感悟,即诗意生存。面对当今的全球生态危机,人类文明应走向更高层次的生态文明。我们应从生态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肩负起生态责任,尊重各种生命的价值与权利,以期人类可以健康、长久、诗意地生存下去。

参考文献:

- [1] 邹泉,黄健人.走进伯内特的世界[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9(1):281-283.
- [2] 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M].郝振益,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08.
- [3] 王诺.欧美生态批评[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 [4] 黄汉平,郝媛媛.从追寻伊甸园所想到的:兼谈生态批评的当代意义[J].当代文坛,2004(1):18-19.
- [5] WORSTER D. The wealth of natur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cological imaginatio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7.
- [6] 赖品超.宗教与生态关怀[J].江海学刊,2002(3):37-42.
- [7] 王诺.生态与心态:当代欧美文学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7-9.
- [8]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59.
- [9]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22.